

橘

文苑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梁琴

流淌的劳动号子

廖静仁

那地方名叫五岗洲。那地方多树木杂柴，整座整座的山岗，都被林木拥挤得黑黑森森如长夜。每年，五岗洲人都要从那山里有计划地伐倒一批批正材，待过了三伏天后，再由年轻壮实的汉子们编扎成排，一路颠簸送往益阳，也有更远的，要漂过八百里洞庭，再乘风破浪去往湖北汉口……

这也就不难想象出驾排人的艰辛了。但是那驾排人，对于艰辛也就如同对付每天的茶饭一样，是吃惯了的。谁也不会畏惧。这大概并不是为了可得一笔工钱吧，能展示自己的骁勇豪迈，又能展示劳动的健美阳刚，那才是真正的惬意和欢悦呢。

木排的体积十分庞大。一队木排起程，倏忽把条资江也都挤得狭窄窄窄的了。那阵势，很是壮观。况且每一叶排上，又都有五六条年轻壮实的汉子，他们习惯于把一根长纱巾拦腰紧紧捆着，开排时，又都齐齐崩崩扯开嗓门呼喊起劳动的号子来：

哟哟哟——嘿——！
呃哩喂哟——嗨——！
……

声音粗犷、激昂。壮美的劳动号子随着浪涛在江峡中撼来荡去。

驾排的最佳时节，是冬末春初。因为这时农活已经闲了，江里的水，也要比秋夏之际充足一些。只是气温低了。有时碰巧开排后，就遇上雪雨天气，那种滋味，是不太好受的。然而汉子们当中却没有一个人叫苦，也不会有人要求靠岸，等到天气气候暖和了再开。他们都带了足够的老白干，冷，就大口大口地灌酒。

其时，若有一两艘水上船远远驶来，汉子们就都乘着酒兴，声嘶力竭地骂出些粗话野话，灌进船上入耳朵。可是在资水走船，舵手一般都是女人。这些血气方刚的汉子们，开排不到两三天时间，就好像离别自己的堂客有了半个年头，只要一闻到丝缕女人的气息，心里就都陡然热辣起来。更何况是灌了饱饱一餐老白干！

资水滩多，弯同样也多。就在汉子们只顾着开心的时候，排身一抖，“哧”地就被拐弯处的崖嘴浅住了（其实就是汉子们都全神贯注木排搁浅也是常事）。而往往这前面的木排被浅住，后面的许多排也就不得不停下来。在资水上驾排的人，同艰苦，共患难，这是深深地刻在了每个人的脑海里了的。

木排被浅住了，而且又是在没有人烟的拐弯的滩头被浅住的。方圆十里，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油盐，就算吃的不成问题吧，这已经成了常规的放排时间，也是不能破例的。要是哪一趟延长了天数，回到家里后，堂客又会数落，说是荷包里有了钱了，到汉口邀女人逛街进戏院子了。因此就这样待在排上等涨水冲排，这想法，谁也不会产生的。

他们只晓得仰起脖子来，把老白干咕嘟咕嘟灌进肚里，直到全身心都火烧火燎了，呼呼地喘着粗气了，就有了人对北风雪雨脱衣衫脱裤子了，“哗”地一声，毫不犹豫地就赤条条跳进了浸冷浸冷的江中。于是，紧接着又有了第二个、第三个……

渐渐地，那黑红色的肌肤，就变得紫了、乌了，活像一尊尊立在激流中的铜像，有意向天地间展示并炫耀着一种劳动的健美与阳刚！

哟哟哟——嘿——！
呃哩喂哟——嗨——！

汉子们就这样拼命地推着搁浅的木排，竭力地呼喊着急水的劳动号子。用那一副副粗犷嗓门，呼喊出生命的顽强，呼喊出劳动的欢乐！

蓦然回首



杨杉供图

山林催梦

陈哲锋

连锁反应随之愈演愈烈。上班打不起精神，办公精力不集中；开车犯困；情绪容易失控，遇到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大发雷霆。有时，我独自坐在书房，回顾自己魔怔的生活，想改变却又无能为力，不免忐忑不安、灰心丧气。

直到去年伏天我在社区卫生室调理身体，使得我意外得到了一剂良方。当时清早，正常来讲还不到上班时间。医师却已经来了，只见他蹲在地上，又是拆帐篷又是折睡袋……我认识他很长时间了，他是我们社区卫生室的老员工了，大家称他易医师。医师医师，一个“师”字让他的职业得到了升华，就好像他得到了为人师表的许可资格一样，可见大家对他的尊敬和爱戴是不俗的。

“您这是准备去旅行呢？”我问道。易医师恍然回头，面露一丝温和，答道：“不不不，过两天要降温了，山上冷。”要上山？我的脑子里搜罗着附近的大小山脉。易医师放下手中的活儿，站起身来朝我打量了一番，说：“来调理的吧？”

我们在黑麋峰的西面停下来，在路边的石头上歇息、喝水、闲散地交谈，半刻，重新跨上单车，继续向上进发。就在这时我回头远望，突然发现太阳已没了踪影，

后他开了门，给我倒了水，询问我最近的饮食、生活习惯，看了我的舌苔，然后对我的困扰一语中的，那一刻我是心怀感激的，好似觅得一位知己。我对自身失眠症状和盘托出，易医师听完若有所思，说：“你今天晚饭后到这里来，试试别的办法。”

那天白天，我不时猜想易医师口中所说的“别的办法”究竟是什么。推拿吗？或者针灸？看到我的疑虑，家人们表示：你去试试吧，能治好你的失眠，我们可真得谢天谢地了。他们的话对我有些鼓舞。傍晚我按时来到卫生室，易医师坐在台阶上喝茶。我们短暂闲聊过后，他对此次行程征询了我的意见，我说只要能解决问题，都行！他随即推出两辆自行车，扛出旅行包，我们出发！

仲夏的傍晚唯美漫长，在骑行郊野途中，晚霞和风景始终在变幻。大片的田野，散落如星子的屋宇，小河的潺潺流水，一群群埋头啃草的黄牛，看到这一切，我出现了幻觉：是不是只要我们一直这样骑下去，落日就不会下落，前途就不会被暮色掩盖，身边的画面就可以一直这样流动？

我们在黑麋峰的西面停下来，在路边的石头上歇息、喝水、闲散地交谈，半刻，重新跨上单车，继续向上进发。就在这时我回头远望，突然发现太阳已没了踪影，

静山聆听

(外一首)

杨顺

走过秀木葱茏的夹道
听小河跌落碧波
款乃一声山水绿

从地底深处出发
朝向那探索之境
跨过词语的深刻
风也轻柔歌也婉然

假使时光邀约
你履定而行
这开与合
呼吸之间传诵

让细雨落地
着青衣长衫
还翩翩模样
款乃一声山水翠
使我微醺

听音乐偶思

站在废墟之上
同古人并肩眺望
生命从两江源头
一片雪花，一滴水中苏醒
往后，交给时光塑形
一钉一钉，一锤一锤
同双手交握 低头叩拜
把玉在手，用石头之心
温润之诚沟通天地

三牲酒醴祭乐诗词
衣饰印花缀连自然锦绣
器物打造人心
美得甚至至纯至真
安稳且从容
生命之力漫舞
寄寓一代代
如草根坚韧顽强
根植爱的希望田野
有一场小雨
淅淅沥沥
敲打江南

箫相诗会



蓦然回首

春天真是太吵了，再没有哪个季节比春天更能闹腾。

温度稍稍回暖，空气开始湿润，山野上、小河边、田埂旁便开始悄悄酝酿一场盛大的交响乐。不知是三月的第一缕阳光，还是落下的第一场春雨，仿佛是那根无形的指挥棒，猛地挥下了第一拍，紧接着，世界便乱了套。

鹅洲岛的油菜花是最急性的，它们被湘江水包裹住，得到的讯息也总是最早的。当江水微微回暖，它们就赶着趁争先恐后冒了出来，呼啦啦一大片开满了整个小岛，那是一种近乎粗暴的生命力，咋咋呼呼、闹闹腾腾，金黄色的浪潮在风中翻滚，恨不得拿着喇叭对全世界喊：“春天来了！”它们不屑于含蓄，不懂得留白，只是用最浓烈的色彩和最喧嚣的姿态，宣告着冬日的终结。

晚安樱花园里的樱花是另一种频率，像小提琴般细腻而悠长。今年长沙的春雨似乎有些望不到头，淅淅沥沥，绵长而清冷，可春雨再大也无法阻止它们绽放，风起时，花瓣如絮，雨落时，大地飞雪，那是一种无声的轰鸣。谷川俊太郎写道：“活着的，是樱花，也是凋零。活着的，是此刻，也是此刻正要消失的一切。”站在樱花树下，看着花瓣落满肩头，才恍然大悟，樱花的闹腾不在于声音，而在于姿态，它们用飘落来提醒你时光的流逝，用短暂时告诉你生命的珍贵。

园林生态园的郁金香则是另一种脾性。它们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仪仗队，红的、紫的、白的，每一种颜色都纯粹得惊心动魄。游人纷纷拿出手机，发出惊叹的赞美，可赞美再大声，它们依旧矜持而克制，就那么挺直了腰杆，安静地立在那，用最纯粹的色彩告诉你，这才是春天的颜色。荷兰人曾经为郁金香疯狂，一株球茎能换一座房子，现在想来，那种疯狂并非全无道理，当你面对一片盛开的郁金香，那种不动声色的震撼，确实足以让人失魂落魄。

然而，在这喧闹的春天里，最耐人寻味的，却是玉兰和泡桐花。它们低调而内敛，可内心最为孤傲。前天我打着伞匆匆路过一株泡桐，突然一朵花从半空中冷不丁地砸在我伞上，如同一个惊雷，似抱怨也似责问，“嗨，老朋友，我开花了”，它的坠落带着居高临下的重量，如一记沉闷的鼓点，敲在我心上。是，都开花了，春天再忙也应该放缓脚步了。川端康成说：“凌晨两点，海棠花未眠。”何止海棠花呢！

凌晨两点，如果你醒着，推开窗，会听见春天在黑暗中窸窣窣地生长。墙角的野草在拔节，湘江水哗哗地往前赶，泥土里的种子正挣脱壳壳，发出细微的裂响。竹林里，春笋顶着壳壳，发出“噗”的一声轻响。田埂下，蚯蚓翻动着泥土，小虫在草根间窸窣穿行。

每一朵花都未曾睡去，它们在黑夜中积蓄力量，在黎明前蓄势待发。这些声音像针尖落地，又重如响雷轰鸣。春天从不睡觉，它在每一个你忽略的时刻里，默默地、固执地、一刻不停地闹腾着。

如果你还在埋怨日子的寡淡与苍白，不妨打把伞走出去，听听这春天的声音。油菜花的咆哮，樱花的呢喃，郁金香的低语，每一朵花都开得震耳欲聋，每一朵花都开得惊天动地。它们不管不顾地盛开，也不管不顾地凋零。再普通的日子都会被春天偏爱，再笨拙的人儿也会被春天表白。或许，活着就是要这样不管不顾地，闹一场。

浏阳河上游小溪河边有不少古渡口，小时候春节去亲戚家多走过。石板小路从河谷盘曲而上，斜进矮竹丛，穿过一二株参天古木自然形成的门，再分开为三条泥巴小路，或绕过小土屋，或插入田间地头，或转过山侧，或挤入竹林深处不见啦。

因不能沿着这些蜿蜒的小路，一一走遍，往往引发我很多的遐想：小路会通向怎样的世界？山那边是怎样的一片天地？那里生活着怎样的一些人？小路的那一端是否也有个男孩或女孩，朝我这边想想呢？“渡口余落日，墟里见炊烟”的时候，这种念头更是发疯式地滋长，且乐此不疲。

古渡口随想

徐国鸿

渡船是木做的，打我记事起就没见过新的，总是一副人踩牛踏、水浸霜欺、饱经岁月沧桑的样子。靠船尾有棕叶或油毡布盖成的篷子，篷子里是脏兮兮的被褥，白天堆起来腾出地儿给过渡的人坐，碰了身子弱的，即使拢共十来分钟的过渡时间，众人总也不忘让其在篷上歇息一下，人不嫌弃船老头贱，船老头也不烦他人脏。晚上船老头就侧身其间，一年四季，风里雨里随水波荡漾，像摇篮一样轻轻晃动，睡得很香甜，惹得我等小孩大为羡慕。但羡慕归羡慕，倒也不敢做一住的梦，实在听多了老辈人讲的太多河精水鬼的故事，实在缺乏些许的勇气。

守渡船的多为鳏居的老头，经常在岸边搭几块石头，塞几根木柴，随意弄些食物糊口。奇怪的是，这些船老头身板都很硬朗，也没见中什么毒惹什么病，真应了一句老话：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至今还记得，因父亲早逝，母亲守寡拉扯我们姐弟几个，有一次过渡，鳏居的船老头开我的玩笑，船上的其他人也都跟着起哄，惹得我野性和驴脾气飙升，抱起他吃饭的营生——撑船用的几根竹篙——死活要丢进河中，直到全船的人跟船老头一起保证，往后再不开类似的玩笑，我才罢休。其实，有一次跟小伙伴野泳，亏了船老头及时赶到，把我从深水沟中一抡胳膊甩到岸上才没被淹死。我却从未说声谢谢，反而要船老头赌咒发誓不得告诉我妈。船老头倒也守信，因为我妈好像从来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件危险的事，小伙伴们也照样一到夏天就光着屁股在古渡附近野泳，偷划着竹筏摘桑葚，吃得满口血红。虽然成年后不断用年幼无知安慰自己，但总觉得自己小时候行事竟颇有些不地道。

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中翠翠爷爷的事，我小时候是很熟悉的，这让我一读到沈先生的文字就再也放不下啦。我想，乡土的中国，湘西湘东，赣南闽北，何处又不一样呢？何处又无此等风景？只不过现在难觅这些古迹旧风啦！即是觅得一两处，也早已从昔日的闹热中荒成了一袭苍凉，寒鸦鸦噪，徒增人怅惘之情，似是千百次地喃喃：回不去啦，再也回不去啦！

剩下清静明朗的湛蓝的天空笼罩着大地，山黑了，水黑了，走在我前头的易医师也成了黑影一团。我们的速度开始放慢，尤其在坡上拐弯，我能明显感受到车子前轮力压千斤的阻力，我需要上半身弓在车龙头上，绷直身体蹬踏板，有时我以为车子随时会倒退，使尽全力，那个弯、那个坡就又过去了，这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以至于抵达山顶回望来路时我会有些骄傲、有些冷。

山顶有个水库，水岸边有块石碑，很大，很高，它的下面是宽阔坚实的底座，易医师决定在此安营扎寨，入睡安眠。我们换了汗湿的衣服，易医师从包里拿出啤酒、熟食，在我们上面苍穹无际，明月高悬，风把水面吹得水光粼粼，涛声翻滚，而在一侧，易医师跟我谈起他的从医之路，谈起他曾经长时间困顿于高楼大厦的茫然失措。这是多少人的心声？像一场走不出的失眠症。

看到他悠然平静的样子，我莫名感动，微醺的身体在帐篷边缓缓地靠了下来。那一夜，近旁的波浪于万籁俱寂中敲打着岸沿，如同一曲幽婉的琴声，偶尔几声鸟鸣于悄无声息中啾啾啾啾，如同几句娓娓清丽的歌声。其间我醒了一次，吹过山、林、石、草的风吹过我的脸，满天繁星有如一首首静灿烂的诗，月光似乎就要等到东方的另一束朝阳了，这是我好久未曾邂逅的梦。

一起阅山河·名家看望城
投稿邮箱：632584215@qq.com
长沙市望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 举办

那小小的红漆凳

邓志刚

我的面前，放着一张已经用了49年的小红漆凳。枣红色的表层早已斑驳、褪色，几根凳子腿磨得滑溜溜的，光亮得几乎能照见人影——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就这样一张不起眼的木小凳子，却一直安静祥和地为我服务，直到前些日子回老家，我无意间翻看凳面，才发现底部裂开了一条缝，这才恍然醒悟：这条凳子，终究不是“金刚不坏之身”。这使我猛然想起它的年纪，想起它已经陪伴我度过了漫长的时光。

小红漆凳是奶奶手里打制的小家具。茶水木的，凳面大约三十五厘米高，三根弧形的肋木撑起四十厘米来高的靠背，红漆早已深深嵌进了木头的纹理。听奶奶说，当年村里一个老木匠在后山砍树，她好心管了人家几顿饭，木匠过意不去，便特意让小叔打制了这条小凳子。后来分家，奶奶把它传给了我。那时候乡下还没有幼儿园，幼儿班跟小学办在一块，没有规整的教室，小孩子都得自己带凳子上学。我的这条小红漆凳子，漂亮轻便、结实耐用，带着它上学，总走在一群小朋友前面，头昂得老高老高。一天，班里有男同学忘了带凳子，眼巴巴地望着我的红漆凳发呆，我牵他过来，和我挤在一条凳子上坐。

上大学后，有一回我坐火车回老家，出站才发现钱包丢了。那时通信不便，我正发愁怎么走剩下的路，忽然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凑了上来，他笑着拍拍我：“忘记我啦？咱俩幼儿班同过学。”得知我要回家，他不由分说拉我上了摩托车，风驰电掣地往家的方向开。路上他告诉我，初中毕业后他就跑摩的了。到家后我连忙让母亲付车费，他一把拦住：“见外了，我可记着咱俩挤过一条凳子呢。”说完跨上车就走了。只是这一回，我深深地记住了他的脸。

我怔在原地，心里忽然涌上一阵暖意——没想到，会有人替我收藏着那样懵懂的瞬间。那些我以为早已遗忘的画面、声音与善意，原来总有人在某个角落里，默默替你守着。

除了上学，回了家我也离不开红漆凳子。乡下那时常停电，哪里亮堂就把作业本往哪挪，高凳当桌，红漆凳子便当椅，坐上去背部有支撑，提笔写字刚刚好。大人做

饭烧灶时更趁手，农村的灶口低，坐在红漆凳子上添柴，不必频繁弯腰，冬天里尤其受用——既能帮衬着烧火，又能让热气暖暖地烘着身子。许多小人书和武侠小说，就是在那时候看的；当然，还有数不清的白日梦，也伴着灶膛里腾起的烟气，飘到了九霄云外。

当下想来，小红漆凳一定看到了我因倦袭来时合上双眼，也一定看到了我强迫自己一次次睁开双眼，抬起因困睡而垂下的头，也按捺住我希望快点逃离农村的冲动。彼时，红漆凳仿佛用它不动声色的安慰，唤醒我心底保持定力的那份善意。这条小红漆凳，参与了我的人生……

如今回了老家，儿子和外甥都喜欢推着红漆凳子玩。一人坐上头，一人前面推，轮换着做游戏。大概是隔壁邻居家的小姑娘，爸妈在外打工，缺了玩伴，也跑过来加入了拖凳子的队伍。玩累了，我洗了些粉玉草莓放在红漆凳子上，邻居家孩子怯生生地不敢靠近，我却看见她悄悄舔了几下嘴唇。便招呼她过来一起吃，她小心地尝了一口，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我赶紧拿起手机，记录下孩子们凳子旁分食的美好。回城那天，小女孩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竹蜻蜓，塞给我外甥，说是送他的礼物。

善意就这样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悄悄地，却从未断过。

后来，一回老家，我就喜欢把红漆凳子搬到房前坐坐。乡野的风拂过来，想起从前的种种趣事，望一望旷野的田地和星空，心里有时觉得缺了点什么……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许多人家都有这样的老物件：铝盆、热水瓶、旧桌椅……舍不得扔。它们收藏的，不只是成长的回忆，更是一种善意的家风。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小小的红漆凳，从奶奶一顿饭的善缘，到儿时同伴因它认出了我，现在又成了孩子们之间纯真的桥梁——一代又一代的善意，仿佛都沉淀在这斑驳的红漆里，不言不语，却温热如初。偶尔我望着它，总觉得它更像是一颗种子，被岁月悄悄埋进泥土里，不知不觉间，已然花满枝头。

而今现代生活主张断舍离，我却选择留下小红漆凳——因为有些东西，不是负担，是灯火。

万家灯火

同城通 分类信息 生活资讯全搜索 为您服务全天候		电话: 0731-82205305 Q: 800083498 微信: 长沙同城通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长郡中学扩建工程拆迁户李明建(430105195707231524) 遗失三府坪001号房屋产权证, 产权证号: 715320547, 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遗失声明 新邵县殡仪馆二期工程由湖南省林业局发放的《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编号: 湘林地许准[2023]439号)原件遗失, 现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长沙市雨花区益心益德公益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30111MJ547499C), 经理事会决议申请注销登记,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法定代表人: 易鲲, 联系人: 黄玉婷, 联系电话: 15573172515。	遗失声明 童建国(身份证号码430122196311286714)不慎遗失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五峰乡丁塘村委会组、证号为望国十字第029591号、用地面积84m ² 的建房证一本, 声明作废。	下列证件声明作废 ●罗毛银(身份证: 43010419491017304X)遗失长沙湘衡康医院有限公司医疗住院收费票据1份, 发票号码: 01578969、金额: 111311.65元, 声明作废。